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一条在岸上 奔跑的鱼

袁良才著



作者简介

袁良才，字谪樵，号思桐斋主人。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太平湖风景区管委会。迄今在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精短小说》《小小说大世界》等各级报刊发表短篇小说、微小说五百余篇。获国家、省、市级文学奖多次。曾出版小说集《小镇书圣》《俗尘异事》。短篇小说《躁夏》获《小说选刊》全国第二届小说笔会征文大赛短篇小说类三等奖，并收录优秀作品集；笔记小说《当命》获首届中国太仓杯世界华文法制微小说大赛优秀奖；微小说《喊魂》获《小说选刊》《啄木鸟》等联合举办的首届潇湘杯全国法制微小说大赛等级奖。

策划编辑：邵碧玉

责任编辑：李智慧 周稷

封面设计：宁春江

YI TIAO ZAI AN SHANG BENPAO DE YU



俊采图书专营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

· 全民微阅读系列 ·

一条在岸上 奔跑的鱼

袁良才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条在岸上奔跑的鱼 / 袁良才著. — 南昌：江西
高校出版社，2017.3
（全民微阅读系列）
ISBN 978-7-5493-4936-4

I. ①—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320394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（0791）88504319
销售电话	（0791）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4936-4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07-2016-95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，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（0791-88513257）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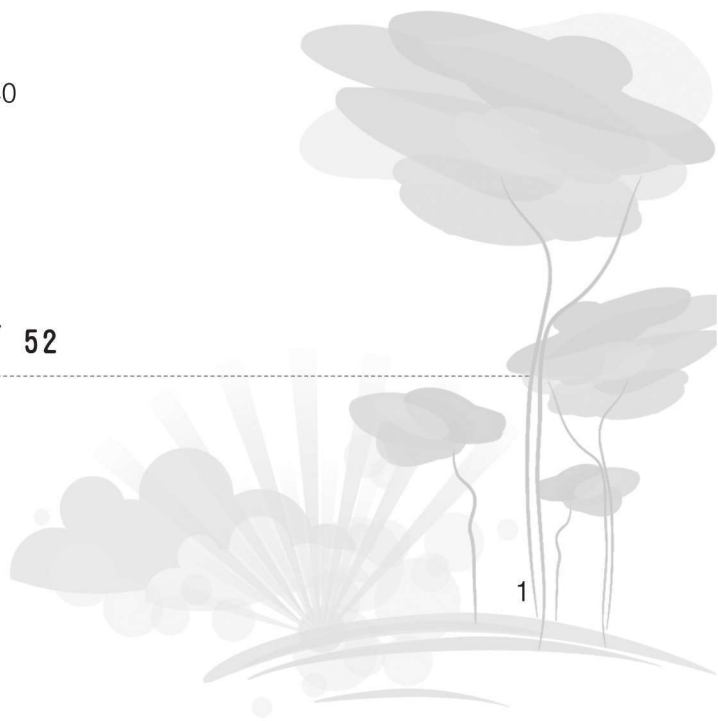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一辑 乡村变奏曲 / 1

- 父亲的遗愿 / 1
背嫁 / 5
树桩趣事 / 9
儿童失踪之谜 / 13
狗祸 / 18
故事 / 21
恭请村主任去喝酒 / 25
赛书 / 28
石刻之谜 / 30
我不能嫁给你 / 33
午夜短信 / 35
新年礼物 / 38
一个上访专业户的诞生 / 40
烟囱歪了 / 43
一次刻骨铭心的采访 / 46
最后一头野牛 / 47

第二辑 打工麻辣烫 / 52

- 狗娃的作文 / 52
讨薪 / 55



文学女青年小三 / 58
无题 / 59
白二黑结婚 / 62
当不好的保安 / 64
我多想喝一口母乳 / 67

第三辑 俗世万花筒 / 70

一条奔跑在岸上的鱼 / 70
我成年后唯一的一次尿床经历 / 73
贼疑 / 76
爱情故事 / 81
放下和尚 / 84
屁事 / 86
变脸 / 90
吃亏是不是福 / 92
故事或传说 / 95
两个女人的战争 / 98
疤子 / 100
病 / 103
钓 / 104
不是什么好鸟 / 107
轰动效应 / 109
画龟 / 112
鉴 / 115
每件事的发生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/ 119
如兰 / 122
一万年 before 你惹了我 / 126

第四辑 往事情悠悠 / 130

英雄菜 / 130

雪昼 / 133

将军吟 / 138

老拐和他的瓜棚 / 142

庙里的菩萨好眼熟 / 145

1973 年的秋夜 / 148

续《晚饭花》——拟汪曾祺 / 151

雅士老杨 / 154

喊魂 / 158

最后一分钟 / 161

回老家过年 / 162

劊猪匠 / 167

第五辑 思桐斋笔记 / 171

海狮庙传奇 / 171

当命 / 174

雅盗 / 178

仓颉 / 182

程老蔫 / 184

大洋马 / 187

腹内乾坤 / 191

狐异 / 195

杀手 / 197

武松打猫 / 199

猴怒 / 202



水月庵 / 205

跳楼者说 / 208

削足适履新考 / 210

断尾猴 / 213

丁三头 / 215

后 记 / 217



第一辑 乡村变奏曲

导读：在打工潮和城镇化、工业化的时代大背景下，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面临亘古未有的机遇和挑战，发展与消逝，裂变与守望，阳光与阴影，交织成一支雄浑悲壮的变奏曲震撼大地，撕扯灵魂，令人感奋、感动、感叹、感慨、省察、深思，可谓五味杂陈，欲说难言。

父亲的遗愿

蚂蚱以庄稼为食，在农村本属司空见惯，甚或成为蝗灾。父亲临终为何想吃油炸蚂蚱？老人的遗愿究竟是什么？

艾本农突然接到二叔打来的电话，听到父亲病危的消息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，眼眶里顿时涌满泪水，嗓音也哽噎了，急切地问，爸得的是什么病？二叔在电话那头叹息着说，一两句话哪讲得清，赶紧回来再说吧。

艾本农放下电话，急忙奔出总经理办公室，叫上司

一条在岸上奔跑的鱼

机，坐着宝马车就风风火火地往机场赶，连换洗的衣服都忘了带。老婆在美国陪儿子读博，他干脆没有通知，通知了也是白搭，太远。

他焦虑悲伤的心随客机飞越千山万水，只恨不能快些更快些飞到老父亲身边，送老人家最后一程。

次日下午，艾本农终于踏上了故乡疙瘩寨的土地，一股泥土的清香和亲切的气息随山风扑面而来。但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的。偌大的村庄显得出奇地安静，似乎只有寂寥的炊烟伴着偶尔几声狗吠。

他走近村口，二叔早在老槐树下等着他，旁边围的是清一色老残妇孺。艾本农一把抓住二叔的手，带着哭腔问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去年春节我回来，他身体还好好的，叫我在外放心，说自己能活到一百岁呢！

二叔擤了一把鼻涕，在衣袖上擦了擦，瓮声瓮气地说，还能咋的？他是个种田的老把式，见不得田地撂荒哩，栽秧的时候突然倒在田里了，幸亏俺在场，不然病不死也给水呛死。送医院，医生说，没得治了，赶紧回家准备后事吧。

艾本农眼里爬出大滴大滴的泪水来，埋怨道，爸也真是的，咱家不愁吃不愁穿，我按月把钱打到他卡里，几次接他去深圳，死活不去，这也罢了，干吗非要种那几亩薄田？

二叔不满地剐了艾本农一眼，还是瓮声瓮气地说，你爸种田不是为了挣钱，是为了念想，他这是在跟大伙赌气哩！他说，都一窝蜂丢下土地进城打工，没人种庄稼了，都去吃钱喝西北风去？

艾本农随二叔他们边说边向家里的老宅快步走去，他叹着气心疼地说，这哪是一个老农民考虑的问题？杞人忧天哩。

二叔闻听此言，停下脚步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凶

道，你才吃了几顿饱饭就撑糊涂了不是？不是你爸田里地里下力气，年年是卖粮大户，你能上得了大学，奔上这样的好前程？

说话间，老宅到了。二叔放低声音说，你爸一口气下不去，睁着大眼等你回家，准是心愿未了，有事交代哩！快进去。

艾本农轻步走进卧房，见奄奄一息的父亲仰面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，气若游丝，一双眼睛却努力地大睁着。猛然见到儿子回来了，父亲空洞而呆滞的眼瞳顿然灿亮生动起来，嘴唇艰难地蠕动着。

快上前，听听你爸有啥子遗愿遗嘱。二叔催促道。

艾本农单膝跪地，流着眼泪，紧紧握住父亲冰凉枯瘦的手，把一只耳朵小心地贴在父亲哆哆嗦嗦的唇前。尽管父亲的声音微弱而断断续续，他还是听明白了，父亲说，想吃一回油炸蚂蚱！艾本农蒙了，他以为父亲弥留之际在说胡话。

他把父亲的话告诉二叔他们，二叔又瓮声瓮气地说，这没啥奇怪！记得那年你小子从南方回来，对俺和你爸夸耀，说广东那边的阔人吃油炸蚂蚱吃疯了，还说咋样咋样好吃。赶紧差人去逮蚂蚱，了却你爸最后的心愿！俺哥大去前也想做一回阔人哩。

艾本农猛地记起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，不过当时他还挨了父亲的骂。父亲说，啥东西不好吃，吃蚂蚱？蚂蚱腿上削肉，能吃出个啥？它专吃庄稼叶子，是害虫，俺们农民贼讨厌它！

事不宜迟，父亲看样子有随时咽气的可能。艾本农让二叔守候在父亲床前，亲自带领乡亲们分散到田间地头捉蚂蚱。

春夏之交应是蚂蚱越来越多、十分活跃的季节。艾本农记得小时候捉蚂蚱是他和小伙伴们最快乐的游戏，

一条在岸上奔跑的鱼

田野里、道路旁、河塘边的禾苗草叶上，蚂蚱欢蹦乱跳，随处可见，随手可捉，有一回他偷偷把一只蚂蚱王放进女同学的书包，吓哭了女同学，他还为此写了检查呢！

可奇怪的是，今天一伙人折腾了半个多钟头，别说逮到一只蚂蚱，他们压根连蚂蚱的影子也没见到。这时二叔打来电话，急吼吼地让艾本农立马回去，说他爸马上不行了，他这才心有不甘地放弃寻找。

重新回到家，老父亲脸色灰白，似乎只出气不进气了。艾本农“扑通”跪在床前，泪如泉涌，自责道，爸！怨儿不孝，连您最后一点心愿都不能满足。早知这样，我从广东想带回多少蚂蚱就有多少啊！油炸蚂蚱当真是一道特色美食呀，酥香脆可口，兼有保健祛病功效。油炸蚂蚱撒上细椒盐下酒，一绝哩！

二叔摇头叹气道，俺本该晓得你们逮蚂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！你没瞧见田野里一片荒芜吗？乡亲们不种庄稼，都到城里种楼房去了！蚂蚱靠吃庄稼为生，没有了庄稼哪里还找得到蚂蚱？

艾本农痛彻肺腑地大叫一声“爸——”，他猛然明白了老父亲的心事。他顿悟父亲遗愿的一刹那，只听“咕噜”一声，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

父亲出殡，竟然找不齐八个抬棺的人，青壮劳力都到外面打工去了。最后只得进城高价请来了农民工。

料理完父亲的后事，艾本农回了深圳，不久就返乡创业了。他租赁了疙瘩寨周围闲置的三千多亩良田，发展无公害水稻种植，还搭建大棚养起了食用蚂蚱。据说订单不断，产销两旺。

乡亲们纷纷回到家乡，在艾总的公司里当起了农业工人。

每当给父亲上坟祭奠的时候，艾本农都忘不了在坟

前供一杯白酒、一碗油炸蚂蚱。

墓地的四周，所望之处，都是郁郁葱葱的庄稼。风吹过，庄稼一齐弯腰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艾本农知道，那是父亲在笑。

背 嫁

日思夜盼的心上人打工回乡了，约小伙子在月下小河边见面，告诉他，自己要出嫁了，但新郎不是他。一曲《小河淌水》如泣如诉……

“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
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……”

谁家的录音机里一个阿妹正在深情地呼唤着她的阿哥，嗓音甜极柔极，听得却止不住让人心痛、心碎。

月亮真的从疙瘩寨的东山前升起来了，是一弯冷冷的新月，看上去好瘦啊，瘦得仿佛三九的寒风稍一用劲就能将它刮落。月亮好白啊，白得像阿妹迷人的肌肤，亮汪汪的水银一般，从河畔密密的柳树林的枯枝残叶间爬过来，跌碎在同样瘦瘦冷冷的河边。

柳树林枯枝败叶间的一只什么夜鸟，被村寨里走出的一阵欢快的咚咚打鼓似的脚步声惊动了，很恼火地扑棱了几下翅膀，锐锐地叫了一声，然后飞到亮汪汪的更深的月色里去了。

“建生哥，你来啦？”河边柳林斑斑驳驳的暗影里，竟仙子般转出一个漂亮的阿妹。

“美玲，接到你电话，俺立马就过来了。嘿嘿，妹子，有什么事？”阿哥欢欣地靠拢到阿妹面前，却立马

一条在岸上奔跑的鱼

变得娇羞起来，看上去忸怩得倒像个姑娘。

“哥，俺回来你高兴不？”美玲笑了笑。

“嘿嘿，你说呢？”建生憨笑着，挠起了脑袋。

“哥，俺如果走了，你伤心不？”美玲还是微微地笑着，但声调却变了些。

建生壮着胆子，又往美玲跟前移了移。“妹子，你打工去了，俺天天想、想你。实在想狠了，俺就偷偷躲到这柳树林里，对、对着你打工的城市，一遍遍，在心里喊你的名字……”阿哥声音突然变得哽咽了，不再往下说。静寂中，哪里的夜鸟又叫了几声，小河淌水显得更响了。

一阵手机铃声打碎了这似乎有些沉闷的静寂，铃声居然是熟悉的民歌《小河淌水》。

“不要催俺，俺正在谈呢。”平时好温存的美玲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竟合上了手机。

亮汪汪的月色，静静地漫过建生的脑袋和肩膀，又从美玲凹凸迷人的身上漫过去。空气里淡淡地飘着一种醉人鼻息的香味，建生忍不住吸了吸鼻子，他知道那是他的阿妹身上散发出来的。即使她隐身到百花丛中，他也能辨着循着这熟悉而独特的香味，找到他的美玲。

“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
望见月亮想起我的哥……”

谁家录音机还在放着这首歌。那阿妹的歌声好凄美，如同这满地凄美的月光。

“建、建生哥，你还记得不？俺俩相好有几年了？”这回是美玲往建生身边靠了靠。一阵冷风吹来，月光趁机将他们的影子糅合到一起。

“五整年呢，妹子。”建生似乎沉浸在往事里，好陶醉、好幸福的样子，声音甜美得像梦。

“俺也记得哩，从俺十八岁那年起，那年你十九岁。”

美玲梦呓般呢喃着，又往建生跟前靠了靠，不知不觉拉紧了他的手。

又一阵寒风吹来，美玲止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，建生顺势将她搂在胸前，用自己的身体为她取暖。两个人的影子终于完全叠合到一起，风儿再使劲也扯不开了。

“哥……”美玲唤道。

“妹子……”建生答道。

“哥，这两年俺在外打工，家里全亏你照应哩。”

“妹提这个做甚呀？俺没钱，也没甚文化，可有的是力气哩。”

“哥，听俺娘说，要不是你帮她治病，俺娘可能就没了。”

“傻妹子，她不是俺干娘吗？俺小时身体不好，怕难养，过继给你娘做干儿子呢。你娘可不就是俺娘！”

“哥，听俺小妹说，要不是你帮衬，她早就没学上了，哪里还上得起高中！”

“傻妹子，你小妹不也是俺的妹吗？”

“哥，俺山沟沟里穷怕了，俺也穷怕了。”

“妹，暂时穷一点怕什么？俺们有勤劳的双手，俺们的脑瓜也不比外面人笨，穷是可以慢慢改变的呀！”

“可、可俺穷怕了，俺等、等不及了。……”这当儿没有风，美玲的身体却哆嗦得更厉害了。

“妹，你怎么啦？！”建生急了。

“哥……”美玲哭了。

这时，美玲的手机又急促地响起来。

这回美玲接了，声音温存了些。“别催俺好吗？俺正和他谈哩。”美玲擦了擦自己的眼睛，止住了哭泣。

“他是谁啊？”憨厚的建生仿佛突然有了某种警觉。

“俺、俺的一个朋友。”美玲笑了笑，梨花带雨的笑靥好凄美、好迷人。